

徐震鹞老师，您可安好？

赵晓阳

1983年夏天，滂沱大雨几乎从6月下到8月，安庆城防洪墙外浊浪滔滔，江水已高出市区地面3米之多，头顶“悬湖”，整个城市陷入焦虑。

母亲也很焦虑。我刚好小升初，学校没得挑选，按居住地就近分配到三中。母亲把孩子教育看得大似天，很希望我能分到个“好班级”。于是母亲忙着托熟人找关系，终于打听到有个同事的爱人在三中教数学，新学期恰好做初一的班主任。母亲前去求了人家，说了想法，同事爽快答应帮忙。



赵晓阳，医院行政管理工作者

8月底，新生分班表发布，我和几个同年入学的邻居小伙伴一路蹦跳着跑到学校门口，在密密麻麻的名单中，我很快找到了自己的班级：初一（3）班，班主任徐震鹞。

9月1日，我初中的第一课，上课铃响毕，教室里叽叽喳喳，一片喧闹，一个瘦长的身影从门外闪入，站上了讲台，黑黝黝的皮肤，瘦削的脸庞。“同学们好，我叫徐震鹞，是你们的班主任，也是你们的体育老师，现在我宣布一下纪律……”哦，原来是教体育的。

在隐隐的失落中，我开始了初中的学习时光。

开学不久，一天晚上下着大雨，我在屋内的灯下写作业，听到门外有人喊我的名字，开门一看，站着个穿雨衣的瘦高个，再仔细一看，是徐老师！那晚是徐老师对我的第一次家访。慢慢地，我们才知道，开学后徐老师把班级50多个同学的家几乎跑了个遍，对同学们的家庭都有了大致了解。随后的日子，家访成为徐老师工作之余、寒暑假的一项课外作业，我们在顽皮之外也多了份约束。印象中，初中三年毕业，我们从来没有看到徐老师骑自行车，具体原因不得而知。在那个交通、通讯落后的年代，徐老师是用两条腿跑遍了我们

所有同学的家。

初一下学期，我参加全市中学生“我爱我的祖国”征文比赛。一天早读课，徐老师兴冲冲走进教室，手举一张红彤彤的奖状，大声宣布，这次中学生作文比赛，我们班赵晓阳获得了三等奖，同学们要向他学习！教室响起一片掌声，我第一次感受到成就的快乐。

那天放学，徐老师把我单独留在教室，“你妈一个人养育你们三个孩子很不容易，搞好学习是对你妈最好的回报，学习要有上进心、决心和恒心，这次获奖，说明这方面你有潜力，不要放弃，要努力。”徐老师拉过我的手，从他上衣口袋里掏出15元钱塞入我手中，“这是我给你的奖励”。此时同学们早已散去，偌大的教室显得有点空荡，徐老师把钱塞进我的手里，我竟忘记自己是怎么回家的。

在徐老师鼓励下，我参加了学校《崇文报》的创刊工作，协助老师做过版面编辑，写过小豆腐块，文字表达能力得到了培养，对写作的兴趣也大大提升。后来走上工作岗位，我牢记徐老师的教导，工作之余写些杂文小品、新闻稿，陆续在报刊发表，因为有文字特长，后来转行到机关从事宣传工作。

1986年7月14日，我迎来中考第一天。正是高温天气。首场考试考语文，是我的强项，但那天发挥非常不好，我十分沮丧。考点离家近10里路，回家的路上满脑子是做错的考题，烈日灼心般的煎熬，终于快到家了，一摸口袋，不得了！准考证不见了！来来回回找了半天，无果，慌乱之中，只好跑到徐老师家报告情况，徐老师放下手中的碗，起身对我说，你先回家休息，我去补办，下午你在考场门口等我。

下午，烈日当头，站在考场门口，同学们一个个进入考场，开考时间越来越接近，我真是心急如焚。猛然，从人群中挤出徐老师那瘦长的身影，他喘着粗气跑到我面前，捋了捋湿漉漉的头发，抹去满脸的汗水，把补办好的准考证交给我，轻声说，快进场，好好考！

不久，中考出分，平时成绩优秀、被徐老师视为尖子生的我没有达到重点高中分数线。

因为心存辜负老师期望的歉疚，办完毕业离校手续后，和徐老师匆匆一别就没有再见。

初中三年，我从少年迈向青年，正值青春叛逆、迷惘之际，父亲早逝，母亲忙于家务，对我的管教也是有心无力。在我人生关键时刻，要不是徐老师的关心、鼓励，我可能会走上另一条路——一条不可想象的路。

我和徐老师几十年没见了，但一直在感激他。我想问的是：徐老师，您可安好？我想说的是：徐老师，我很想念您！

久违了亲爱的老师

永安街小学是一个袖珍级别的学校。一个年级两个班，五六百号学生，一二十位老师。大门左侧挂着学校的校牌，门楣上依稀可以看出“中华圣公会天恩堂”的浅浮雕。两栋中西合璧的典型民国样式的青砖楼房，一大一小。两栋徽式建筑，一大一小。两个操场，也是一大一小。

孩童都是就近入学。招生老师问我：“你伯伯（安庆百姓对父亲的称呼）买了三根油条，你妈妈买了两根油条，一共几根油条？”我一下子被问傻了，差点哭出来，回答老师：“我家没买过油条啊！”我家光头五个，全家七口人仅靠父亲在麦陇香做工的微薄工资养活，油条从未进过门。何况那是1960年，你就是有钱也买不到油条。老师摇摇头，叹口气，把我录取了。

一年级时，教我们的老师姓许，常年身着灰色旗袍，有着修女一般安静的气质。二年级时，班主任是条身大力不亏的汉子，复员军人出身，姓丁。像我这样调皮捣蛋的男生在丁老师手下竟然没有挨过打，现在想来是件很温馨的事情。胡文秀，是我唯一记得全名的五六年级班主任和语文老师。她视学生为小大人，经常邀请学生们到她的

家里辅导谈话，像个大姐姐一般。

我视作母亲般的女性，是三四年级的班主任、语文老师殷老师。她个子不高，有着一双忧郁的大眼睛，梳个二道毛子，发间已有几丝白发，平时言语不多。她40来岁，成年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外套。我至今不知道她的名讳。

站在讲台上，殷老师却很热情。讲到《东郭先生和狼》那篇课文，她竟然学着狼的样子说话，同学们哄堂大笑，也就记住了狼的吃人本性和东郭先生的迂腐。她的板书很漂亮，方正圆润的楷体，一如她的模样。

我生性顽劣，大的坏事不干，但是皮得很。四年级那年，从外校转来一位小姐姐，梳着两条油光水滑的大辫子，坐在我的前排，看上去比我们成熟得多。我突发奇想，用图钉把她的辫子钉在椅背上。下课铃响，起立，尖叫，课堂轰然大乱……我们四年级教室是那套徽式祠堂建筑，有着高高的柱子和房梁。我有次上课时竟然爬到房梁上，象猴子上树一般，蹲坐在梁柱结合处俯视课堂。殷老师极其善良，和颜悦色地劝我下来，最后也

那个瞬间的对视

杨义传

就仅仅将我罚站了事。

我家离学校近，殷老师家访就来得勤，可以说是两三天一访，连邻居都羡慕这个伢子怎么就遇上了这么好的老师。母亲不识字，对孩子的要求就是考试及格，不留级就行。我调皮捣蛋惹麻烦，母亲也没什么办法，只是粗言恶骂几句，急了就让上中学的哥哥拳脚教训我一顿。我有段时间经常大便带血，殷老师知道了，内疚是不是自己家访引起我哥哥的拳脚相加，还从药店买来止血药让我服用。

殷老师的家住在解除巷东头，徽派四合院，成年大门紧闭，和我家的铁佛庵巷只隔了一个工人医院。课外看到她最多的地方是铁佛庵大井旁边，殷老师汲着井水，用棒槌狠劲地捶打着一大篮子衣裳。她家境坎坷，小女儿先天性瘫痪，我偶尔看见她和先生推着女儿到外面晒太阳。女儿脸色苍白，像个纸糊的人。她先生高高长长的，戴着一副眼睛，斯斯文文的，听说是一名右派。

少年的时光过得飞快，六年级快结束时，文革开始了。我在躁动之中经历了武斗时期，仓皇皇地

读了两年初中，十七岁那年分配到外地的建设兵团工作。有次回家探亲，路过铁佛庵大井，殷老师正在井旁洗着衣服。她抬头用衣袖擦拭汗水，看到站在路旁的我，我也看着她，几秒钟的对视倏忽而过。然后，她继续洗她的衣服，我走我的路。

那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殷老师。



杨义传，国企退休职工